

不速之客

伊巴涅斯著



不 速 之 客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李德明 尹承东译

Vicente Blasco Ibañez

EL INTRUSO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69 年版译出

不 速 之 客

(西班牙) 伊巴涅斯 著

李德明 尹承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3,000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2,000 册

书号: 10188·880 定价: (六) 1.00 元

前 言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于一八六七年出生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的一个商人家庭里，一九二八年卒于法国芒东。他十二岁开始习作，十四岁离开家乡到了首都马德里。中学毕业后，他违背自己进海军学校的意愿，遵从父母之命进入大学攻读法律。这期间，他积极地参加了共和运动，并曾因撰写诗文反对国王而被传讯。在被迫流亡巴黎期间，他悉心研究和阅读了左拉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流亡十八个月后，欣逢大赦，得以返回西班牙。一八九一年，他在巴伦西亚创办了具有共和思想的名篇《茅屋》，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他的许多作品，如举世公认的名篇《茅屋》，都是利用工作之余，即处理完当日的新闻稿件之后，在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写成的。他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发表在该报上。从一八九八年起，他七次被选为国会议员，其间因从事政治活动先后被捕多达三十余次。一九〇九年，他脱离政治生涯，前往阿根廷等国讲学，以后又多次到欧美诸国游历。一九二四年，他再度流亡法国。

关于伊巴涅斯文学创作活动的特点，他本人一九一八年在给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胡里奥·塞哈多尔的信中曾做过论述。他说：“我，在我的前几部小说中，极大地接受了左拉及其自然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对此我并不悔恨和否认；相反，我为模仿过左

拉的创作方法而感到高兴，因为他是自然主义笔法的开创者。”“在许多人看来，虽然我以后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格，但永远是‘西班牙的左拉’。这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左拉，也不了解我本人。”“在我的创作成熟期，我和左拉——我的文学之父——无论从工作方法，还是从创作风格来讲，都已毫无共同之处。我的每一部小说，都要在脑海里酝酿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待瓜熟蒂落时，便一气呵成，其速度之快犹如抄写现成的文件一样。”伊巴涅斯的不少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品，都是只用两三个月时间就写成的。

伊巴涅斯是位多产的作家。在他的几百万字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内容涉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有的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了处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贫民的悲惨生活，热情地歌颂了这些人的反抗和斗争精神；有的以批判的锋芒揭露了社会上层的大亨和贵妇们的骄奢淫逸。此外，还有一些战争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小说，以及以美洲风土人情为内容的作品。他的著作大多以思想鲜明、结构严谨、文笔流畅、想象丰富、人物形象生动而见长，脍炙人口。他的主要作品有：《五月花》（1895），《茅屋》（1898），《芦苇和泥塘》（1902），《大教堂》（1903），《酒坊》（1905），《游民》（1905），《血与沙》（1908），《启示录的四骑士》（1916），《我们的大海》（1918），等等。伊巴涅斯的许多作品被译成了多国文字，深受读者的喜爱。

一九二〇年二月，伊巴涅斯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文学名誉博士称号。在隆重的授勋仪式上，该大学校长威廉·米勒·科勒尔博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道：

“从塞万提斯到现在，西班牙出现了许多作家。西班牙文坛宛如银河一样，群星闪烁，很多作家象巨大的星体和火红的太阳

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芒……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了西班牙文学的繁荣景象。您的读者千千万，您的著作遍五洲。您是当今在世的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一位，您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永远占有重要地位。”

*

*

*

《不速之客》发表于一九〇四年，是伊巴涅斯创作成熟期的一部作品。小说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当时，西班牙尽管对英国、德国等国有很大的依赖性，但它的工业与以前相比，还是加快了发展速度。单就铁矿石的开采量而言，自一八六二年现代冶炼技术出现以后，提高得很快。到十九世纪末，全国铁矿石开采量已达八百六十七万吨。小说中所展现的西班牙第七大城市毕尔巴鄂独占四百七十四万吨。铁矿石开采量的增加，大大地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恶化。无产阶级的处境异常痛苦，工作日长达十二、三个小时。工人群众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他们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影响下，提高了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并且得到了传播。在当时，毕尔巴鄂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一个主要根据地。工人们不断掀起各种形式的斗争浪潮。一八九〇年和一九〇三年，毕尔巴鄂矿山和钢铁工人曾先后两次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要求把工作日缩短为十小时，取得了胜利，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巨大的斗争成果。关于这些罢工情况，小说中有所描述。另一方面，当时教会势力，尤其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势力——不速之客，十分猖獗，处心积虑地控制人们的灵魂，它不但企图麻痹工人的斗争意志，而且千方百计地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左右那些百万富翁们，从而成为他们的真正主宰。保持其大部分土地的天主教会的巨头们，已经开始

将手伸进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不速之客》以这一历史作背景，描写了医生阿雷斯蒂和表兄莫鲁埃塔由于对天主教耶稣会各自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使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遭到彻底破裂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阿雷斯蒂从小失去父母，在表兄莫鲁埃塔的资助下学完专业，并去巴黎深造，成了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回国后和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女儿结婚，但婚后因与信教的妻子感情不合，单身来到矿山工作。他同情工人的痛苦生活，不辞辛苦地为工人看病，深受他们的欢迎。阿雷斯蒂的表兄是个工业大王和百万富翁，表嫂是个耶稣会会士。起初，莫鲁埃塔把表弟阿雷斯蒂作为自己唯一的亲人，对他诉说妻子的冷淡无情以及他的外遇给自己心头招来的种种苦闷，阿雷斯蒂对表兄也深怀情谊，帮助他，与表嫂言归于好，而且还希望他能摆脱宗教势力的束缚，可是表兄自私、怕死，最终还是没有能经受住教权派的影响和压力，成了教会势力的俘虏。他纵容妻子与远房外甥挑起对表弟的公开论战，迫使阿雷斯蒂与他们不欢而别；他积极参加宗教的“修炼”、“朝圣”活动，疯狂地反对和镇压工人的罢工游行，在工人群众反对耶稣会的斗争中，莫鲁埃塔终于成了被表弟阿雷斯蒂所唾弃的人。小说的结尾，实际上主要是两种政治力量的一次大较量。教会和被教会蒙骗的一部分农民，手举圣母像到教堂“朝圣”，而工人群众则召开大会抗议资本家和躲在资本家身后的耶稣会。一方为圣母唱颂歌，另一方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在这场面对面的搏斗中，圣母像被扔在了地上，抛到了河里，教堂被大火焚烧殆尽。它们欺骗人类的时间太久了，应当寿终正寝了。最后，作者借助阿雷斯蒂之口庄严地宣告人类将“在广阔无涯的理想之国，他们将崇拜一种新的信仰的两个仅有的神明：

科学和社会正义”。从而给人民群众指明了信仰和奋斗目标，理直气壮地宣传了人类的进步思想。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品在揭露和批判宗教势力对人们的毒害、颂扬人民反对教权派斗争的同时，还真实地反映了矿区工人给资本家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和他们在资本家、承包商的残酷剥削下的悲惨遭遇，作者在这一方面作了生动而细腻的描绘。莫鲁埃塔有一双毛茸茸的大手，这双大手伸向哪里，那里的金钱和权势就乖乖地归顺于他。他拥有密如蛛网的矿用铁路，泛着血色的巨大采矿场，川流不息的货轮，火势凶如维苏威火山的高炉群，昼夜开工的火药厂、钢丝厂、马口铁厂……然而，这一切都是用工人的血和汗换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使广大工人群众的贫困现象日益加剧。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而工资却十分微薄，并屡遭克扣，又有随时被解雇的危险。高炉工人的境况，要比佛罗伦萨伟大诗人但丁描绘的地狱还可怕许多倍，他们眼睛被烤红了，睫毛被烧光了，肌肉似乎被烘干了，只留得一身皮骨，宛然一具木乃伊的样子。采矿场上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巨大的矿体塌方和密如冰雹的矿石飞坠不知夺去了多少工人的生命。车斗相撞、滑坡和脱轨也时而造成惨祸，以致毕尔巴鄂矿区尸坑处处、白骨堆堆。即使得以幸存的工人，不是丢掉胳膊，就是失去双腿，而失去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只得二十个杜罗的补偿。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从内地来的农民，他们的食宿条件更是惨不忍睹，七八个人挤睡在一间房顶伸手可及的破棚屋里，里面漆黑如洞，没有一丝光线，

^①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八二九页。

寄生虫繁衍横行于其间。他们包饭的小店主就是矿上的一个个承包商，不到他们那里吃饭，就休想在矿上找到工作，因而也就无法糊口度日。这些店主兼承包商们，“白天剥削工人們的臂膀，晚上剝削他們的肚腸”。

《不速之客》不愧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佳作。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十月革命前多年寫出思想性這樣強的作品，委實難能可貴。

譯 者

1982年5月

第一章

当阿雷斯蒂大夫觉得有人推他的肩膀而醒来的时候，天已开始破晓。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女管家卡塔利娜那张干瘪，发青，布满皱纹的脸，和这位老太婆围在太阳穴上的头巾的两个尖角。

“堂路易斯……醒醒。奥尔图埃利亚路上死了人了。法官请您去。”

大夫伸了伸腰，慢条斯理地从隔壁的书架上散落到这单人卧室里的书籍和杂志中寻找了一阵衣服，然后开始穿戴。

加利亚塔医院有两名医生是他的助手，可是那天都不在：一个，请假到毕尔巴鄂去了；另一个，打头天晚上起，就守在加尔达梅斯，替那些被炸药炸伤的矿工治疗。

卡塔利娜帮阿雷斯蒂穿好肥大的大衣，打开临街的门。大夫往下拉拉贝雷帽，接过手杖。这根粗大的带铁包头的手杖，每逢他到矿上出诊，总是伴随着他。

“哎，卡塔利娜，”他出门时说，“你知道死的是谁吗？”

“听说是小老师，就是教工人们认字的那个人，他是一位叫查兰加姑娘的未婚夫。加利亚塔这地方被闹成什么样子了呀，上帝！大家都说，现在教堂里总是空荡荡的。”

“还是那号子事。”大夫喃喃地说道。“情杀。这些野人，还没受够苦，还在为女人厮杀。”

阿雷斯蒂已经沿着街往下走去。老太婆打门口冲着他喊道：

“堂路易斯，早点回来。别忘了，今天是圣约瑟的日子，您表哥在毕尔巴鄂等您呢，别让他白等一场。”

阿雷斯蒂从老太婆的口气里听出了她对他表哥的敬意。他表哥过生日，请他吃饭。整个矿区，不管是谁，一谈到他的表哥，几乎没有一个不以上帝的敬畏来对待他的名字的。即使是那些敌视他的财产和权势的人，也对他怀着对万能的神般的恐惧。

一走出加利亚塔，大夫便扣上大衣的扣子，他冷得直打寒战。浓雾弥漫的铅灰色的天空同山峰连在一起，宛如一座垂落下来搭在山上的帐篷。人们戴的贝雷帽常常被来自特里亚诺山上的狂风刮跑。阿雷斯蒂正了正眼镜，继续往前赶路。他依然睡意朦胧，但作为医生，他关心别人的病痛，甘愿为别人奔波。他的登山鞋的粗笨的鞋底沾满了泥巴，每走一步，手杖的尖端就在地上扎出一个小洞。

前一天晚上，矿上的几个承包商同阿雷斯蒂共进晚餐——这在加利亚塔是颇为体面的事：原来打短工的人，如今发迹了，他们不屑再同自己过去的工友待在一起，又不能与毕尔巴鄂的资本家们来往，便同大夫亲近起来，用各种方式笼络他。阿雷斯蒂大夫在外国留过学，毕尔巴鄂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他自愿在矿区的原始的、近乎野蛮的社会里过活，这一点在承包商中间引起了某种骄傲，使他们颇为高兴，仿佛这是一份宣言，宣布恩卡塔西奥内斯的矿工比毕尔巴鄂的“上流人”更高贵。此外，他们对大夫之所以有些迷信和崇拜，还因为他是桑切斯·莫鲁埃塔的表弟，而桑切斯·莫鲁埃塔从不掩饰他对大夫的深深的爱。

桑切斯·莫鲁埃塔！甭说了！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到矿山来了。即使在毕尔巴鄂当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的近亲，也总是

成月成月地看不到他的花白的胡须和巨大壮健的身躯。但是，不管对毕尔巴鄂的市长，还是对加利亚塔的卑微的帮厨伙计，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谁都知道这是非同小可的。从特里亚诺山上望下去，矿山连着矿山，铁路上飞驰着的一串串的运料车，斜面运输线，空中电车，采矿场上一群群的做苦工的人们……是属于他的，这一切全属于他。属于他的，还有内尔维翁河畔昼夜不熄的炼钢炉，许多停泊在海港码头边装卸矿石或煤炭的轮船，以及更多的挂着毕尔巴鄂旗帜在各个海域航行的船员，在恩桑切的一幢幢新建的高楼大厦，以及开设在比斯开穷乡僻壤里的数不清的火药厂、钢丝厂、马口铁厂。他简直是上帝，真人不露面，可是使人觉得他无所不在。他只要愿意，一夜之间就可以使一个人变成富豪。甚至马德里的统治整个国家的先生们也登门造访，奉承他，请他为困难重重债台高筑的国家提供资助。可是，身受桑切斯·莫鲁埃塔父兄般的爱的阿雷斯蒂大夫，却坚持对表哥敬而远之，躲开那些堆积如山，比比皆是，使人蜂拥而来，垂涎三尺的黄金。为了不致在崇拜者们的包围之下受折磨，他不愿人们簇拥在他的身边，以免隔断他同世人的接触。大夫向他的表亲提出的唯一要求，只是在矿区为工人们建立一所医院，因为他们过去在采矿场发生事故时，常常得不到救护而死亡。阿雷斯蒂大夫在巴黎各医院行医时已经就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名医，他多次救人脱险的事迹早已传遍毕尔巴鄂。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的年华，离开他表哥，来到矿山，仅仅带着自己的书籍和一位年老的仆妇卡特利娜，居住在加利亚塔的一间小屋中。

承包商，工头，化学师，矿上所有的贵族阶层的人，看到阿雷斯蒂视物质财富为粪土，都对他惊叹不已。

“他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常常自豪地说。“他宁肯同

戴贝雷帽的人一起吃东西，而不去参加桑切斯·莫鲁埃塔在拉斯阿雷纳斯大厦举行的宴会……他是堂何塞的表弟，居然一连几个月不上他的门……大夫真了不起！”

住在窝棚和包伙小店里的穷矿工们对他的医道十分崇拜，把他当作能够创造各种奇迹，能够修复人体各种缺损的法师。无数在可怕的灾祸中幸存下来，如今在山路上行走着的残废者，都盛赞这位外科大夫手术高明。

“堂路易斯，快来吧！”在矿山的爆破中受伤的，以及因塌方而险些被埋在地下的矿工们，都这样呻吟着。

不幸的人们用垂死的闪着泪花的目光望着大夫，他们看到他的摩非斯特^①式的眉毛下那双带有讽刺意味的眼睛，看到他的尖下巴上过早地变得斑白的胡须时，便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信念的鼓舞下，精神为之一振，不再感到死亡已经迫在眉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相信将有奇迹来拯救他们。

对矿区的其他医生，病人只是出于无奈才接受他们的治疗。请堂路易斯来！只有阿雷斯蒂大夫才是受欢迎的！加利亚塔的贵妇们，从村妇变成承包商太太的女人们，在毕尔巴鄂市郊的新建别墅中住腻了，只是为了和大夫谈谈心竟觉得好象患了以前从未怀疑过的疾病；因为大夫除了他的医术之外，还具有桑切斯·莫鲁埃塔和毕尔巴鄂上层阶级的某些威严，这些夫人们幻想着某一天能进入上层社会。她们的丈夫是根本不愿见到阿雷斯蒂大夫的。但是她们经常向大夫请教家庭琐事；晚上，大夫在矿上的事情一结束，贵妇们就去找他，为他大摆丰盛的晚餐。有时还陪他和丈夫去看“顶牛”^②和清洁工们的赌博，本省好几个

① 摩非斯特：《浮士德》里的一个魔鬼，眉毛很长。

② 一种赛牛活动。

城镇都组织这种凶残的娱乐活动，在这种赌局上押下的赌注都要达到成千上万个杜罗^①。

头天晚上，阿雷斯蒂睡得很晚。既然他今天要应堂何塞——有权势的桑切斯·莫鲁埃塔，许多人都这样通俗地称呼他——的邀请，到毕尔巴鄂去赴宴，加利亚塔同样名字的富豪们也就在昨天发出了同样的邀请。在毕尔巴鄂一家最大的饭馆里举行的晚宴一直持续到午夜。宴会上，虽是家常的菜肴，但却很实惠。这些菜肴对那些暴发户们来说，正是他们过去忍饥挨饿时所垂涎过的：山兔、用各种烹调方法做的鸡、花样齐全的鳕鱼；诸如此类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端送上来，自始至终都有名牌香槟酒助兴。香槟酒对那些人来说，是家财殷实的标志，这是他们从上层阶级那里学到的唯一东西。他们买价钱最贵的香槟酒，以便充分地显示自己的富有；咔嚓咔嚓地打开瓶盖，成箱成箱地喝；酒从瓶子里漫出来，流到桌子上，带着汽泡洒湿大家的衣服。他们大杯大杯地开怀畅饮，有时甚至用大脸盆装满上等美酒。他们看着这种场面，嘻嘻笑着，仿佛是些孩子。这种挥霍无度最后总是引起一阵狂笑。

阿雷斯蒂回想着前一天的晚宴，不住地微笑着。那是迅速发迹了的村民们的幼稚荒诞的举动。他们在山间的穷乡僻壤过着平凡的生活，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炫耀自己的家财。

大夫一边不停地往前行走，一边长时间地观赏着耸立在路旁的一座红色山冈。这个自然景色里的庞然大物是人为的作品，它是人们一筐一筐地堆积起来的。在它的阴影下，加利亚塔诞生了，富饶的矿区出现了。它是贝戈尼亚的圣米迦勒矿的废渣。贝戈尼亚是恩卡塔西奥内斯的最著名的采矿区，生产着比

^① 杜罗：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斯开的著名富铁矿石。桑切斯·莫鲁埃塔和毕尔巴鄂其他的权贵们就是在那里起步发家的。那座废矿渣山作为纪念物留了下来；矿产品现在创造了毕尔巴鄂，而一些将自己的生命葬送在采矿场上的无名的奴隶们却长眠于地下了。

阿雷斯蒂看见路旁有一群人。孩子和女人们从他的身旁跑过，时而停下来招呼那些站在附近山丘平坡上的人。

“他妈的……小老师给害死了！咱们得去看看！”

他们继续朝人群跑去。人群中两个穿黑制服戴着有帽徽的贝雷帽的民警。几个小伙子，都是矿上的小工，他们是被事故吸引来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包炸药。这些爆破专家推撞着，在人群里打开一条路，想凑近死者仔细看看。

大路中间停着几辆牛车。牛是巴斯克品种的，个子矮小，四腿瘦弱，犄角周围绵羊皮似的柔软的皮毛成了牛轭的点缀品。

大夫一到，拥挤的人群让开路来。路旁排水沟里躺着一个人，衣服乱糟糟的，泥土和鲜血盖住了他的脸。阿雷斯蒂俯下身去一看，马上判定他已死去好一阵子了。

市法官是和阿雷斯蒂共进晚餐的承包商之一。他一边埋怨那个一大早就来报案的人，一边对阿雷斯蒂讲述发生过的事情。可怜的小老师可能是当场就死去了。他胸口挨过一刀，只有在矿上才能看到这种匕首刺的伤口，因为那里有很多从苦役场释放出来的人。另外，脸上、手上、全身各处都有伤。凶手可能是两个人。他是天黑以后从毕尔巴鄂回来时遇害的。对法官来说，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了。他要立即去逮捕犯罪分子，不怕抓错人。

法官给阿雷斯蒂讲述了死者的经历。他是安达卢西亚人，性格忧郁，沉默寡言，曾周游过世界。为了谋生，他在美洲什么活

都干过，在西班牙所有矿上都做过工。每当晚上下工以后，他就给小工们上课。他寄宿在查兰加的父母家里。查兰加长得十分标致，但是她不知廉耻；她弄得加利亚塔的小伙子们神魂颠倒，都拼命地追求她。可是在所有这些年青人中，她偏偏爱上了一个释放的苦役犯的儿子；这是一个不法分子，由于他难以驾驭，一个个采矿场都把他辞掉了。在星期天的舞会上，他漂亮的腰带从胸部一直缠到小腹，里面藏着各种武器，很惹人注目。小老师这位四十岁的男子早就悄悄地、痴情地看上了查兰加；查兰加的父母很喜欢他，夸奖他生活节俭，干活勤恳，一心挣钱谋生；查兰加呢，这个只求欢乐的野女人，对一切都无所谓，声称只要能同那个小无赖继续保持关系，她一切都可答应。他们准备那个星期马上就要结婚了。小老师前一天去毕尔巴鄂给未婚妻买几件礼物。回来时，查兰加的情人和他的父亲正在路上等着他呢。

这时，阿雷斯蒂听见背后有人唉声叹气。人群中有个老矿工用手捂着眼睛。

“老天哪……可怜的小老师……把这样一个人杀害啦……他是个多好的人呀！多么能干呀！”

那是查兰加的父亲，正在他房客的尸首前哭泣着。

大夫看到，死者的腹部鼓得老高，他便吩咐一个民警将他的黑腰带解开。原来那是一双皮面油光闪亮的白底女式靴子。这种被视为十分考究、时髦的物品，是矿上的姑娘们所梦寐以求的。可怜的小老师到镇上去就是为了给他的未婚妻买这件礼物的。

人们好奇地、嘁嘁喳喳地散开来，象是盼望的人来到了。原来是查兰加，她两手撑在结实的臀部，蓬乱的头发下闪动着一双

傲慢无礼、但却十分漂亮的大眼睛，微笑时露出一排不知廉耻的母狼般的尖牙齿。

“那么，真的把这个家伙杀死了？……”

她还是以那种放荡不羁的表情用眼睛盯着大夫。有几次大夫在田间遇见她时，她就是用这种表情勾引他。随后，她冷冷地看了看尸体，不动声色；但是当她的眼睛看到皮靴时，一下子笑了起来。

“再见啦！……啊哟，昨天晚上我就等着我的这双靴子了！……”

这就是她在自己未婚夫的尸体前面所做的一切。她用胳膊肘在男人中间推撞着，这些男人碰到她的臀部都骚动起来。她走出人群，昂首阔步，漠然地离去了，心里大概在想着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为了爱她，将要进监狱。

“畜牲！”大夫注视着查兰加渐去渐远的身影，对法官说道，“原始时期，一头漂亮的母兽对公兽为占有她而互相残杀是多么得意！……这样的事，也只能在这里才会看到。”

阿雷斯蒂满意地微笑着，他仿佛是个生理学家正在陈列室里观看着一个特殊的动物。

听到杀人的消息后，又从加利亚塔赶来了许多人。法官急着要和两个民警去捉拿凶手。死者的几个朋友将尸首抬到一辆大车上，准备送到镇上去。大夫启步返回。快到加利亚塔时，他发现一个十四五岁左右的男孩——在矿上干活的一个杂工——在跟着他，一会儿走在他身旁，一会跑到他前面去，总是回头看着他，眼睛瞪得溜圆、闪着光亮，露出一副恳求的神情，好象眼泪就要涌出来了。

“有事吗，小先生？”阿雷斯蒂用愉快的声音说道，好象要在